

疯丫头 玛迪琴 的故事

〔瑞典〕阿·林格伦著
任溶溶译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362435



疯丫头玛迪琴的故事

〔瑞典〕阿·林格伦 著

任 溶 溶 译

〔瑞典〕伊·维克兰插图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ASTRID LINDGREN

MADICKEN

Rabén & Sjögren Bokförlag, 1960

疯丫头玛迪琴的故事

[瑞典]阿·林格伦 著

任 溶 溶 译

责任编辑：刘杰英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950,000 印张：5.125 印数：1—20,4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83 定价：0.50元

目 录

六月谷庄的一个夏日	(1)
理查	(18)
玛迪琴和丽缘贝特在家里远足	(27)
一个十分快活又十分悲伤的日子	(43)
丽缘贝特把一颗青豆塞进了鼻子	(61)
玛迪琴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超人的视力	(78)
暴风雪正在一路过来	(99)
六月谷庄的圣诞节	(121)
约瑟在井里	(138)

六月谷庄的一个夏日

在瑞典有一个小城，城外有一条小河，河边有一座挺大的红房子，红房子里有一个小姑娘，小姑娘的名字叫做玛迪琴。跟她住在一起的有她的妈妈，她的叫伊丽莎白的小妹妹；有一只黑卷毛狗，叫萨索；有一只小猫咪，叫妙妙；还有一位保姆，叫阿尔玛。在这座房子里，儿童室是玛迪琴和伊丽莎白两个的，大厅里一个篮子是萨索的，厨房灶前那块地方是妙妙的。只有妈妈，几乎整座房子都是她的。还有爸爸也这样，只除了他在报馆办公室里写文章的时候。他不写文章可不行，得他写了，城里的人才有报读。

玛迪琴的真名叫玛加蕾特，可小时候大家管她叫玛迪琴。现在她大了，都快七岁了，可大家还是这么玛迪琴、玛迪琴地叫。只有在她闯了祸，非跟她严厉地说话不可的时候，大家才叫她玛加蕾特。不过叫她玛加蕾特的时候也真不少。至于伊丽莎白，大家一直叫她丽丝贝特，难得有叫她伊丽莎白的，因为很难得要对她严厉地说话。可玛迪琴鬼主意实在多，老没完没了地想出鬼主意来……过后她就觉得后悔了。她确实想乖乖的做个听话的好姑娘，可惜

老是做不到。

“这小姑娘想出花样来，快得就象猪眨眨眼睛。”伊达说。这话倒是真的。

伊达每星期五上她们家来帮忙洗洗刷刷。

今天又是星期五了，玛迪琴坐在河边跳板上看着伊达洗东西。玛迪琴这时候心里很高兴，她的围裙口袋里塞满了糖果和黄李子，她呱哒呱哒地吃个不停，两只光脚板劈啪啪地打着水玩，还唱歌给伊达听：



“一二三四五，真一家大，白苞雨母干至。也不真
猫哇哇叫，喵喵喵喵，
猫哇哇叫，我的小亲亲，
都是为了爱情。

六七八九十，
猫哇哇叫，它说的是，
它说的是，我的小亲亲，
都是为了爱情。”

这支歌差不离儿是玛迪琴自己编的。里面有两句打妈妈那旧的识字课本里抄下来，有两句抄的是阿尔玛洗碗碟时候爱唱的一支歌。玛迪琴认为，伊达洗衣服，她吃糖果，唱这支歌再合适也没有了。可伊达不这么想。

“天呐，吵死了，”她说，“你不能唱支别的，唱支好听点儿的吗？”

“我觉得这支歌是够好听的，”玛迪琴说，“不过你唱的歌更好听。伊达，谢谢你，你把那支讲耶稣铁路通天堂的歌唱一唱吧。”

可伊达洗衣服的时候不唱歌，那也好，因为玛迪琴虽然爱听这支讲耶稣铁路的歌，可它老是让她听了想哭。她一想到这支歌，话也不说了，眼里泪光晶莹。这支歌太苦了，它讲一个小姑娘老在想，她可以坐上这辆火车，一直到天堂上去看见她那死去的妈妈……玛迪琴真不敢再往下想。伊达唱的歌都那么苦。做妈妈的净是死，做爸爸的净是在小酒馆里喝酒，连孩子们也都要死。那些做爸爸的回到家里伤心痛苦，发誓不再喝酒……可已经来不及了！

玛迪琴叹着气，又吃了一个黄李子。她自己的妈妈活着，就住在那座红房子里，她这是多么快活啊！每天晚上

玛迪琴上了床，做完祷告，总还要自动加做一个，希望她、丽丝贝特、妈妈、爸爸、阿尔玛、伊达、阿贝·尼尔松都能同时上天堂。当然，玛迪琴心里想，他们最好能根本不上天堂，因为他们在地上过得这么好。可她不敢这样求上帝，因为这样求上帝，上帝要伤心难过的。

伊达看见大家听了她的歌哭起来，觉得很高兴。

“现在你懂了，玛迪琴，”伊达说，“现在你懂得了，苦孩子过的日子就那么苦。你跟他们一比，就幸福得象嵌在黄金上的珍珠，可以心满意足啦。”

当然，玛迪琴是幸福得象嵌在黄金上的珍珠。她有妈妈、有爸爸，有丽丝贝特，有阿尔玛，有伊达太太，有阿贝·尼尔松，而且住在六月谷庄。你再找不到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。要是有人问玛迪琴六月谷庄是什么样子，她准回答说：

“噢，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红房子！当然，它就是一座房子。最可爱的是厨房。丽丝贝特和我在柴箱里玩，还帮阿尔玛烤东西。不对，说实在的，最可爱的是顶楼。丽丝贝特和我在那儿捉迷藏，有时候我们扮野人，装作吃人。阳台上也很好玩。我们打窗口爬进去爬出来，还装作海盗在我们的船上爬船缆，爬上爬下的。房子周围满是桦树，我常常爬树，可丽丝贝特不爬，她太小了，才五岁呐。有时候我还爬上柴间屋顶。柴间、工作间，放轧布机的房间，还有洗衣间，全在一排红色的板房里，正对着尼尔松家的篱笆。你只要坐在柴间的屋顶上，就可以一直看到他家的

厨房里面，那真好玩。碰到阿尔玛和伊达在轧布间里轧干那些洗过的东西，转动轧布机也很好玩。可不管怎么说，最好的地方是那条小河了。大人允许我们站在河边的跳板上，因为那儿水不深，再过去水就深了。另一边是条路。不过我们在那边有一道篱笆挡着，因此我们在这边干什么，过路的人全看不见。我们躲在篱笆后面，却能偷听过路人讲话，你说这不是呱呱叫吗？”

你要是问玛迪琴六月谷庄是什么样子，她回答的多半就是这样。

玛迪琴也当真躲在围篱后面听过路人的讲话。有时候她听他们说：

“嗨，你瞧，多漂亮的一个小姑娘！”

玛迪琴一听就知道，他们一准看见了竖起脚尖站在大门口，脸上嘻嘻笑的丽丝贝特。玛迪琴觉得自己一点都不漂亮，可别人说丽丝贝特漂亮，她却十分高兴。人人都说丽丝贝特漂亮，连伊达也这么说。

“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她漂亮得就象画出来的一样。”伊达说。

“而且听话。”玛迪琴说着，咬丽丝贝特的胳膊，只轻轻地咬，咬得丽丝贝特咯咯笑，好象玛迪琴在搔她痒痒。整个丽丝贝特是又甜又温柔，可就她那两排雪白的小牙齿太硬了，她拼了命会咬玛迪琴的脸蛋。

“噢，你甜得跟甜酸菜一样。”她说，笑得更厉害了。玛迪琴可一点儿不温柔也不甜，不过她有一张晒得黑

黝黝的可爱的小脸，一对亮晶晶的蓝色眼睛，一头浓浓的棕色头发。她个子笔挺细长，灵活得象只猫。



“她根本不象个女孩子，”伊达说，“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她理应是男孩子，这一点也错不了，就跟世界上有我这个伊达一样。”

玛迪琴对自己这副模样倒大为得意。

“我象我爸爸，”她说，“这真是呱呱叫。这么说，我准定嫁得了。”

丽丝贝特有点儿担心——万一她嫁不了可怎么办？她象妈妈，大家都这么说。不过她最担心的倒不是嫁得了嫁不了，而是玛迪琴怎么干，她丽丝贝特也得怎么干，她样

样都想跟玛迪琴做得一模一样。

“你考虑这种事还太小，”玛迪琴拍拍丽丝贝特的头说，“等你长大，象我一样上了学再说吧。”

玛迪琴说她上了学并不完全符合事实，不过她已经报了名，过大约一个星期就真要上学了。因此她差不多已经可以说是一个小学生。

“不过我也许根本嫁不出去。”玛迪琴为了安慰丽丝贝特，对她说。在她的心底里，她还闹不清楚出嫁有什么道理。万一非出嫁不可，她决定嫁给阿贝·尼尔松，虽然阿贝还不知道这件事。

等到伊达把衣服洗完，玛迪琴也把她所有的黄李子吃没了。这时候丽丝贝特啪嗒啪嗒向跳板走来。她刚才跟小猫咕啮在阳台上玩，现在玩够了，要知道玛迪琴在干什么。

“玛迪琴，”丽丝贝特说，“咱们玩些什么好呢？”

“用一对猫驾车去游逛，
驾车跑过雪地，
拿猫尾巴当马缰。”

玛迪琴说。这个回答正合适，阿贝一向就这么说。

“哈哈，我正好是这么玩儿来的，”丽丝贝特说，“刚才跟妙妙玩了一通……我是拿它的尾巴当马缰……在阳台上！”

“那我要抓破你的皮，”玛迪琴说，“你拉妙妙的尾巴，

我也要抓破你的皮，那你就知道厉害了。”

“我根本没拉它的尾巴，”丽丝贝特说，“我一点也没拉。我只是抓住它的尾巴，倒是妙妙拼命地把我又拖又拉。”

连伊达也严厉地盯住丽丝贝特看。

“你不知道吗，丽丝贝特，小孩子虐待动物，天使要哭的，要哭得洒下泪水来的。”

“哈哈，这一来就该下雨了，”丽丝贝特说，“可现在没下雨。”

对，现在是没下雨。太阳闪耀着，照得暖洋洋的；圆形的田畦上透来甜豌豆最甜的香味；蜜蜂在草地上嗡嗡地



飞来飞去；小河悄没声儿地静静流过六月谷庄。玛迪琴想，现在叫人浑身都可以感觉到这是夏天了，她的双脚在温暖的水里啪嗒啪嗒打水。

“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这样热是不正常的，”伊达说着，擦擦她脑门上的汗。“这象是在非洲尼罗河上洗衣服，可不象在咱们瑞典的家乡。”

伊达就说了这么一句，可玛迪琴要的也就是这么一句。反正她的主意一下子就来了，快得象猪眨眼睛。

“我知道咱们该玩什么了，丽丝贝特，”玛迪琴说。“咱们来玩放在河边芦荻里的摩西！”

丽丝贝特起劲得蹦蹦跳跳。

“我可以扮摩西吗？”

伊达笑起来。

“呵呵，你一定可以扮一个可爱的摩西！”

可这时候伊达要去晾她洗的东西，玛迪琴和丽丝贝特两个人就单独留在“尼罗河”岸边。

每天晚上，等到儿童室的灯关了，一切都安静下来以后，玛迪琴总要给丽丝贝特讲故事。有时候她讲鬼故事，谋杀故事和战争故事，这一下，丽丝贝特就要睡到玛迪琴的床上来。不然她不敢听。可有时候玛迪琴讲伊达给她讲过的圣经故事。因此摩西是谁，丽丝贝特知道得清清楚楚。她知道摩西给放在一个箱子里，后来法老的女儿，也就是埃及的一位公主，到河边来找到了他。芦荻里的摩西，这好玩极了！岸边正好有一个空的洗衣盆，让摩西坐这个洗

衣盆正合适……丽丝贝特马上爬进去。

“不行，”玛迪琴说，“它不能在岸上，这样摩西就不是在芦荻里了。打盆里出来吧，丽丝贝特！”



丽丝贝特听她的话，乖乖地爬了出来，玛迪琴把洗衣盆推到水里。它很沉，可玛迪琴力气大。河边芦荻不多，可就在洗衣间门外有一大丛。要不是这些芦荻挡在那里，你从六月谷庄的跳板这儿，就能看到那边尼尔松家的跳板，可现在有了这丛芦荻，就看不见了。玛迪琴觉得这很可惜，

妈妈却认为这样很好。妈妈百分之百地认为，尼尔松一家人越少看到越好，为什么呢，实在不明白。既然长着眼睛，东西就该看得越多越好。不过从现在说来，那儿有那一大丛芦荻倒的确是好事，不然摩西就没芦荻可以藏身了。

把那个洗衣盆弄到那儿的确是件费劲的事。玛迪琴和丽丝贝特拖得脸都红了，不过到底还是把它弄到了芦荻当中。丽丝贝特爬到洗衣盆里，坐坐舒服，可接着她不响了，开始露出一副担心样子。

“玛迪琴，你知道吗？”她说，“水流到我的裤子里来了。”

“噢，一会就干的，”玛迪琴说，“等我救了你，裤子就干了。”

“那快救我吧。”丽丝贝特说，玛迪琴答应了。事实上她马上就可以动手，可她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条纹布围裙——法老的女儿大概不会穿成这副样子，看来不象个法老的女儿。

“等一等，丽丝贝特，”玛蒂说，“我马上就回来。我就去找妈妈。”

可妈妈不在家。她上市场去了。阿尔玛又在下面地窖里。玛迪琴得尽可能弄到些公主穿的衣服。她找来找去，看有什么合适的衣服没有。她在卧室角落里找到了妈妈的长睡衣，用浅蓝色绸子做的。玛迪琴把它穿上试试。噢，好极了！很久很久以前，那天真的法老女儿到河边去的时候，不定就是穿这么一件衣吧？也许她还有一个面纱兜住她的头发……玛迪琴马上去翻放台布床单之类东西的柜

子，找到了一条很薄的厨房白窗帘，马上把它披在头发上。接着她照照卧室里的镜子。简直漂亮得使她浑身发起抖来。法老的女儿一准就这样。

这时候丽丝贝特正在自得其乐，尽管她在她那个洗衣盆里已经湿透了。芦荻迎风飘来飘去，蜻蜓在芦荻秆之间飞舞，很小很小的鱼儿在她周围的水里游来游去。丽丝贝特在洗衣盆边上看着它们。

就在这时候，玛迪琴涉水过来了，把妈妈那件长睡衣的下摆搭在胳膊上。丽丝贝特也觉得玛迪琴跟法老的女儿一模一样，高兴得哈哈大笑。现在可以玩起来了。

“啊，你在这里，小摩西！”玛迪琴说。

“是的，我在这里，”丽丝贝特说。“我可以做你的孩子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玛迪琴说。“不过我先得把你从这个箱子里救上来。是谁把你放在这里的？”

“是我自己进去的。”丽丝贝特说。可是玛迪琴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低声对她说：

“是我妈妈把我放在这里的，为的不让法老杀了我。”

丽丝贝特乖乖地把这句话照说了一遍。

“你能到我这儿来，你不觉得高兴吗，小摩西，因为我是这么个大贵人？”

“是的，我觉得很高兴。”丽丝贝特说。

“你也要变得高贵的。”玛迪琴说，“而且你将有新衣服。”